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巽齋文集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胡宗高

欽定四庫全書

巽齋文集卷十八　　宋　歐陽守道　撰

跋

恭跋真宗皇帝御製正說

真宗皇帝御製正說五十篇分爲十卷咸淳二年秋八月忠訓郎臣顔錠以刋本示臣臣再拜受之作而曰此非民間所共見也敢問何從得之臣錠對曰去年進士試禮部有得之以歸者蓋閩𣩀書肆刋本然字小易漫

竊懼非所以尊嚴我皇祖之大訓輒繕寫作大字刊之一字以上皆用原所得本參校無遺誤板藏私家幷闓婺原本寳藏之謹所傳也臣又問曰禹有戒湯有嘉言文王有謨今見於尚書者非後嗣之所傳誦則世臣之所稱述也我皇祖之大訓布之民間刊本四出可乎臣錠對曰亦反復思之矣書肆固先刊而此因之也且堯曰言布天下臣無以詰臣錠遂請臣記其後臣仰惟真宗皇帝在御二十有五年宋有天下三世矣自唐開元以

降惟此爲極盛之時駸駸乎唐虞成周也而帝德罔愆監之以恭儉撫之以慈仁鎮之以清淨守之以抑畏際天所覆海涵春育用能上接藝祖太宗混一區宇之初意下開仁廟至今純用王道正傳臣不逮見咸平景德祥符天禧之盛而知其時海内安樂下至鳥獸魚鼈昆虫草木俱得以遂其生者帝之躬行爲之也每伏讀國史見帝臨朝與元老大臣議天下事至於清燕之暇召對羣臣從容話言無一而非上合天心下從人欲尚書以

來所記何以加之聖子神孫雖不遍求龜鑑於前古若稽成憲固有餘師矣帝尤留意藝文肆筆成書皆可爲萬世法蓋前後聖製凡七百二十二卷宰臣常請雕版摹印頒賜館閣矣而正說之賜實在天禧元年之九月則此書流傳必自當時受賜諸臣之家以出凡我臣民得因之以聞帝言於二百五六十年之后而思所以蒙被化育至於今其有不舉手加額而繼之以泣者哉臣昔列屬太史氏幸因進書得俛伏拜稽天章閣下仰瞻

雲氣想望奎文久矣今放歸田里乃見所未見於臣錠之手雖至愚極陋視天禧近臣無能爲役而得讀此書比當時受賜一也臣錠吉州永新人見謂唐太師真卿之後江南入本朝少兵革而是邑尤僻左民生其間保丘墓全室廬長子孫興禮義世世享安靖之福今顔氏登科入仕相望文學彬彬矣此書之刋在山林而尊君父明德遠矣之思今昔同之臣於是不敢議其僭十有二月甲申臣歐陽某百拜敬書

題虞堪畫武夷圖

嘗聞此山有仙人蜕骨在絶頂上棺中棺只如世上木棺不掩亦不朽不知幾千百年矣邑人請仙骨禱雨輒應即奉歸之然山斗絶不可攀躋山下能往取骨者惟二人未嘗過三人亦未嘗闕所謂慢亭者仙人成道時受宴於帝帷幔遍山山下人皆得與觀受麟脯異果之賜今旁山居者不一姓皆自稱真君子孫云右得之武夷山道士謾附志於此他日過山中人當更問之廬陵歐

陽某書

題彭忠肅公訓子十箴

某生晚不及識忠肅彭公而幸得與公之孫壻後林先生為師友後林生於庚申第於庚辰計其在甥館時去公未遠嘉言善行家人所傳而國史所不盡書者必多接於見聞每念當於從容問之然聚散匆匆殊不滿願丙寅夏五月先生書來示公所製訓子十箴而公曰家邇年遭兵燹焚掠之禍遺書少存者孫某所寶惟此不

燼之玉也讀之凛然如在問一得三之列嗟乎公當紹熙慶元間所論諫本仁義至今炳如丹書愠於羣小遇閔受侮而私居義方之教念世禄之所從憂君恩之難報使之謹身從事下以無忝所生上以不負天子家庭片語猶猷䛆餘忠也第一箴大意在抑𣢧家訓上矣公之子孫既世守不替而故家流風漸被姻黨今後林先生之清修篤行某心誠服之忠肅公殁六十年江鄉師表猶有望也魯無君子斯焉取斯雖以某之不敏亦將

服膺希賢論世之誨上泝淵源所自而願庶幾焉感歎之餘敬書其末六月八日己巳後學歐陽某書

題邢榮叔詩卷

予讀北窓詩未盡卷言曰近世有一議論大欠商確東坡賦濂溪曰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又曰先生豈我輩造物乃其徒而其門山谷形容濂溪氣象尤極其粹後來所傳乃謂呂正獻作相伊川往來甚密坡與仲氏皆疑人才進退一出伊川而惡其妨已又謂蘇黄皆浮

薄華且蘇黄尊敬濂溪如此豈濂溪自有以得此於蘇黄與蘇黄可謂尚德矣濂溪得此於蘇黄何也予上下古今以爲天壤閒每百年許必有一大議論其議論必有一大氣勢非再遇百年未易清平也北窓感予言太息久之嗟且置是閑中燒香煮茶讀君詩三五首亦快活數刻矣寶祐甲寅秋七月廬陵歐陽某公權甫書於長沙定王臺之左

題范氏誦清堂詩文

誦清堂詩文容以授子讀之盡曰仰先正之高風慶名家之有後斯清也何獨其子誦之好是懿德者宜相與誦之也今時兒童走卒能道西堂公之清廉尊名固應與所至琴鶴自隨者儷美然予嘗妄論清之為名本不專以自廉也清不專以自廉猶汙之不專以自貪下流之人何惡不歸貪纔其一事耳清以伯夷制行何獨廉也等而上之雖文王之德亦曰清清廟之詩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清德可以對越在天周之士有

與文王爲一者矣人稟至清之氣以生不滓穢之宜有可以對越在天然而甚難如童子圓光罕有能全於盛壯衰老之年者也有以童子之心而愛此本然之清者乎若知本然之清之可愛則自應不忍滓穢世之所以逐於冀土臭腐者非固欲滓穢此清蓋原不知有此清也予知西堂公有集曰對越雖所記皆生平官政然觀其命名蓋有周士之意守志厲操有本者如是予爲公鄉人而不及拜公書於此堂中詩文之後以詒公之子

堂中宜有公文遺言逸事藏焉他日儻可見乎寶祐戊午三月十八日廬陵歐陽某書

題郭靖翁梅圖

郭靖翁寄示余梅圖予展玩日薄晚矣入夜寒甚索一二句題後未得置之就枕夢一丈夫潔白清峭服如其容方獨立予揖之慨然謂予曰予適有思當就君謀之予曰何如曰予館於此有年向荷主人之知捐尋丈地以容我彼欲以利規主人者或欲歲效珍奇或欲日獻

甘旨彼皆善結主人僕役爲之游礜者多爭欲奪吾地以居之賴主人不聽予得在此然今者主人愛我之過予反有所不堪方思去之聞君頗有山林之交試爲予謀何適予曰何哉主人愛君之過曰予性便幽僻不願知於人荒閒之野寂寞之濱足以遂予之雅志主人既强我在此矣今乃欲築堂以即我而日延賓客以狎我使我日與紛紛者接夫紛紛中豈無修士雖然襟裾塵埃口腹羶葷者將昧予目逆予鼻庸能禁其不至哉予是

以思去之予不幸有清潔之名主人惟無此意則已有則彼將競至借予以蓋汙也然將汙我且汙主人必不得已予將稱病正立談容若遽悴者予恍然驚覺斜月在窓霜氣透帷思之莫解其說既旦案上郭氏圖在予悟曰此梅之神也圖中有近樹架屋迎客看花等語梅殆有知耶書圖後歸之寶祐戊午臘歐陽某書

題慈順堂集

懿哉我朝之家法也帝躬行如二帝三王后内德如塗

山有娀任姒風化所覃自族戚而天下三代而下王孫公子之多賢未有如今之世昔嘗見朱文公作篤行趙公墓碑孝友之行通於神明蓋丞相福國忠定王之父天生大賢必於是家可以觀積善之慶矣寓安成慈順堂趙氏奉親事長合門春和自前輩謝良齋周益公諸賢每詠歎之以至於今又三四世矣堂中収拾諸賢詩文重刊以詔久遠矣萬石君家孝謹再世而後有不然者彼庶姓猶難之今以宗室能如此是家之昌當與國

俱無疆予之所敬豈爲是一家哉願見作者歌宗麟趾

題廖老菴地理書

有爲郭景純葬書之學者曰贛進士廖老菴鵬圖大江以南諸名家先墓地形以告李後林先生先生命予題數字於卷首予惟老菴此圖纔數百穴耳而散在數千里乆遠者已三五百年三五百年數千里之間人之生不知幾萬億而死得吉地以藏爲老菴所取者如此其少人無窮而地有限已藏者尚難之後人復安所措手

哉吉地之難得甚於土石中之得金玉金玉是金玉而已耳自不好者觀之亦何足貴吉地則子孫得以安祖考之體魄祖考得以流子孫之福澤世之大賢君子實鍾其秀氣以生非但富貴也故自此術之行人皆好之好之而不得其所以吉凶之說此老菴之圖所爲作也按此而求合或可或否使後人無惑其用心蓋近於仁雖然予有問於老菴吉地能使子孫富貴而富貴不必皆賢或子孫有賢者生而不免貧賤是二者孰愈今人

之先墓其見稱於名術之家者多富貴者也貧賤而賢
者是亦必上世有吉地生之然以其貧賤也里人無稱
其先墓者矣一抔之土不封不樹或且湮沒名術過之
亦莫得而駐足熟視矣然則其得入是圖者鮮矣且安
知貧賤而賢者之先墓不優於彼之徒富貴者乎貧賤
人所不欲也今為人擇地曰吾能使爾子孫世生賢如
顏淵原憲如自古戹窮流落之君子清名垂於百世者
彼且艴然不懌矣雖有顏氏原氏諸賢之先之墓之地

近在咫尺夫固不顧塋也噫可惜也今之人與貴窮人爵富敵縣官則顧之雖然與老菴指示近世富貴掀揭天地者以告人曰此某山某水之爲富貴吾固知之聞者欣然羡之徐告之曰某人者富貴如此獨晚節末路有如彼禍敗吾亦知之聞者亦色變而神不寧矣此地又不顧葬矣二者宜何擇也予老矣將營數尺黄壤以歸全既慮子孫有貧賤之憂又懼子孫受富貴之累老菴士也可與商他日請問之後林

題胡自牧雲萍録

此録何謂雲萍自牧年壯氣盛方結交四海以有所爲燕南趙北萬里外皆兄弟也自古倜蹀磊落之士一意向彼此相成垂名千載後人指淩煙閣但曰此爲英此爲衛此爲蹇此爲鄂未有復問其鄉里何許也想當時諸公定交正復如此此録何謂雲萍寶祐乙卯九月九日廬陵歐陽某書

巽齋文集卷十八

巽齋文集卷十九

宋 歐陽守道 撰

## 跋

### 跋索馬九綱書

予兒時見禮部貢院試進士策問馬政有謂南馬不堪用惟產於西北者良其說自易乾為馬乾西北之卦也問先生曰有是乎先生笑曰若然則坤牛兊羊巽雞艮犬之類皆指方位物產乎南自有良馬不善市故良馬

不至冀馬所生無興國馬蘇秦說楚以楚有帶甲百萬車千乘騎千匹天下莫能當但能絶秦則燕代良馬必實外廄此則所恃有土産徐待外馬耳因疊疊爲予言馬當此時鄉校教小學亦及當世實用如此蓋舉子程文有以發之耳今三十餘年程文非精義格言不談後生小子得如予之幼所從師之言問馬政亦少也已未庚申之禍士子精義格言書冊避敵於山中爾敵退又坐皐比矣今因王國望介圭示予以所藏淮閫賈忠肅

公與嶺南經畧胡公索馬九綱書曰得此爲勛不小此正省闈發策時也感今昔爲之一慨咸淳五年正月十八日廬陵歐陽守道公權書

書劉養源詩集

頃年方俟蒙仲得予文藁於淮南而愛之聞其嘗以呈大丞相魯公予未識蒙仲也去年秋蒙仲自邵武召爲秘書郎而予先備員正字日徯其至以質前事未幾聞已仙去予寓居安邊所北與後村先生鄉先生喜對語

頗許其識筆墨畦逕然于思意絕懶故藁不以自隨新作無一篇不知先生何以許之也天台劉君養源教予以江村詩四卷留之十日養源索回又留五日嗚呼天之厚予至矣始者無所因而辱知於未識之方侯既而得事後村先生則方侯師也今養源方侯之畏友後村之所敬慶而有意於與予言詩使予夙有講聞之素則今當何如其進益惜也夙未有講聞也養源詩方侯爲之叙而后村先生又題二百餘字謂詩當於詩家評養

源予敢評哉然予雖不學詩自有詩以來諸名家詩偶在目前未嘗不快讀未嘗不忻然會心以其所嗳於古人者而高下養源之作其忻然會心處不知古人養源耶養源古人耶許之既難則吾將付之於無評蓋世有得珍殽異果於貴公子之席者祊不辨其何品亟攫亟噉不少休他客不然也或告不知者曰座中未有如爾之饕者某所某物也爾豈知味者乎其人對曰予惟不知知且咀嚼移時而不敢多取矣故不善評詩而得快

讀未爲無真樂如其善評讀安能快養源試以予語告後村先生先生當發一笑景定壬戌六月乙酉朔廬陵歐陽某書

題晏尚書紹興奏藳

尚書晏公紹興戊午議和封事稿其孫衡山令邁刻石摹本遺予予敬受之取忠簡胡公同時封事稿合爲一軸而題後曰管仲以尊周之名義霸齊吾夫子猶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吾宋中天之禍不爲楚之

九縣者幾希夫子以百年前嘗有管仲二百年後吾得
不為慮其利害切於我身也天下臣子戴一人而君之
吾君天地間正統帝王吾於中國草衣木食亦與有榮
矣而況立人之朝而親見天地之大變至此朝衣冠暮
闕
生不如死豈曰有激云乎哉胡公曰吾有蹈東海
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以君父屈膝之後舉朝
將盡為陪臣皁隸也晏公亦曰彼將授陛下一兩鎮節鉞
吳越一王號還可從乎本朝大臣諸將盡行封拜還可

從乎二公思君父國家與其身通爲一體隱痛至此今去之百三十六年仇敵亡滅無遺類矣而某讀此二藁猶再拜流涕曰吾祖吾父至此吾身吾子吾孫幸得爲大宋民不更事二姓者誰之賜也嗚呼讀論語者不思夫子微管仲一語乃利害之切我身也如皆思之則謀人國事當不自誤矣不然者吾猶置身何地哉嗚呼二公此藁吾子吾孫尚永寶之此亦爾曹得免於更事二姓之所自

題韓子蒼贊韓魏公畫像

觀陵陽韓公記金人拜相州僧寺魏國忠獻公畫像事為之太息不已彼雖敵國然所敬所慢施於中國之人蓋未嘗不嗟王衍之死排牆郭令公之受羅拜前代此事不少靖康之禍使吾國有人稍堪為魏公役彼亦安敢易視一日敵使至宰相奉命待之時圍城破在旦夕吾相對使者歌曰細雨共斜風作輕寒彼與副相視怪笑以此人愚騃不識緩急至此也哀哉陵陽公有憂持此圖

以靖邊壘噫更可得數十萬人下拜爾拜已長驅誰與禦之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咸淳已巳季春丙午朔廬陵歐陽某敬書

書廬陵六君子畫像後

里中朱君少張繪六一翁而下六君子出以示余曰閒六君子之風天下一敬心也況於生是邦者乎余曰嗟乎少張余之對斯圖也無惑乎哉六君子之外仕宦通顯者幾人其不入斯圖也余不欲汎問六君子之外隱德

韜光者幾人其不入斯圖也吾不能盡問姑就君此圖
而論世焉若東山先生去今固未遠也先生風節玉立
山峙而於後進嘗樂引之比其沒時予年且弱冠如蚤
有聞獨不許一窺其門牆哉今年日益長學日不進而
先生遺像與君子並列視之等爲古人誦了翁責沈之
作面熱而汗下也吾州儒風不減鄒魯山川之氣未歇
安知世復無斯人者東坡有言膠西多隱君子使蓋公
真往來其間於何足以見之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又不云乎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感歎之餘為拜手書其後

跋與劉書記岳麓和詩後

昔遊岳麓巢林劉君時為潭帥書記過予山中嘗賦三絶予和之十有二年矣君没無主後久之未葬所居異邑不得聞也今春有來見者視其謁稱契家子劉辰讓問其字曰起雲則以同姓為君後者葢甫定於去歲眉目清秀舉止有容知必能續其詩書之傳出示予舊所

和詩見之愴然嗟夫予之詩不足藏也而斯子猶能存之則其能保有乃父之手澤可知已記荆溪先生嘗目巢林君爲枯松古柏其存也清苦如此身後猶爲可痛松柏巨能數十圍而其子纔如黍粟爲人所采種於他山或隨風而飄豈不或生然去本遠矣君自有子尚存爲閩中同姓達官後不可復還此他山之種隨風之飄者也枯老者不可見仍以同類稺栽於其林松之林仍有松柏之林仍有柏但是同類亦復何傷歲月長茂蒼

然如昔少慰舊人之思乎於起雲望之切矣巽齋歐陽某書

書歐公帖

歐陽氏居廬陵自唐率更令之孫為刺史於此郡始刺史以前廬陵無此氏猶眉山之蘇自唐相味道始也今吾郡吾氏支派甚衆必皆刺史子孫而譜不可考矣文忠謂子孫或居安福或居吉水或居廬陵或之者疑之也蓋此時已不能盡知故其所書之名纔止數房然譜

所不書謂之非此族類則不可也此卷蓋譜之初本與世次碑本不同碑本刊定而後入石初本記録稍異來者見之猶有考訂於碑之外周益公刋公外集嘗兩存之而此卷又與外集所收者小異于舊名巽不知公之堂姪名巽也石本外集本皆無有今乃知之此卷字體殊有公筆意但頗嫩弱又畧有悞字如云歙子孫繖字上加弱字先作若塗去再作弱殆若未曉文義者又如崇公生二子長曰晒次則文忠而曰晒之下有曰卒二

字然後及曰某則文忠名也三曰字並列則爲兄弟三人矣然豈有人名曰卒者耶此第二曰字葢早字之誤也誤字至於如此而不悟疑其爲公家童幼之所書初學而習公字體者莫知其的爲誰矣書紙背其面則吳長文奎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鄆州時與公啓所謂樞密侍郎則副使時也以此信其爲必出於公家傳至於今斯亦可寶景定四年正月望劉君以示予友周君子直子直轉以示予爲書其後歸之

## 題姚幼開皆山樵語

皆山樵語永豐姚君幼開詩卷也幼開豈樵者徒哉氣韻清潤筆力遒勁而自題其詩爲樵語噫我知之矣江湖間以詩人自命吾謂其侶魚蝦而友麋鹿然開卷視之則題曰呈某人者往往貴人也貴人者豈真與四方上下相從爲雲龍耶幼開皆不然予識君有年未嘗聞十日遠遊也故其得句皆在山中樵人安得識君詩律呂然相爾汝間有詩真意自我得之盡入吟境故曰君

以樵𤍠語名其詩謂有采取於樵𤍠者多也最可喜者君罕出故詩無適俗韻人得一生如此難矣溪邊古路三乂口獨立斜陽數過人予平生不堪回首君試問共語之樵𤍠廬陵城中有歐陽公權者亦頗可語還許邀入同社否

書歐陽氏族譜

予歐陽氏家吉州自唐中世刺史府君始大約距今五百餘年子孫散居諸邑或徙他州不可盡攷姑以見居

而未徙者言之户不啻百計丁不啻千計矣其間最著僅文忠公一人自刺史府君視子孫可謂最著者之少也族譜非最著者其誰宜為宜乎公之為之也然公譜未廣又頗有誤如曰自通三世生琮為州刺史唐末黄巢攻陷州縣府君率州人扞賊鄉里頼以保全琮八世生萬為安福令萬之下八世曰郴仕南唐為州軍事衙推官如此則十有七世之内三仕於吉矣然刺史為率更四世孫率更父子仕唐初而四世孫乃捍黄巢之亂

是爲當傳宗之世唐有天下至此二百六十餘年之久
唐帝且十有六傳而吾家纔四世也推官爲刺史十四
世孫既曰刺史捍巢賊而推官乃仕南唐南唐有國始
終不過四五十年上去廣明之亂近何四五十年之近
而吾家已十四世也吾於公所次譜猶疑之如此來者
又可知已按唐歐陽琟碑顏魯公撰幷書其書上世名
諱與卒更以前同又名從玉旁匕之刺史諱相類琟似
是刺史從兄弟然其卒在大歷中則刺史亦必是此時

人若吾家果有扞禦賊事當是刺史以後六七世孫不可係此於刺史事迹内也文忠公遊宦四方歸鄉之日無幾其修譜又不暇洽於族人是以雖數世之近直下之派而屢有失亡最後獨質之吕夏卿以爲的據夏卿雖博學安能盡知他人世系之詳哉今宗人民先所録自刺史直至於今蓋歲月又增三之一而世益蕃衍矣民先年高而康彊方册之外用力不分足以肆其考訂如使詳核無遺憾而因以證前誤豈非來者之幸乎予

前後所見同姓諸譜但在廬陵諸邑者已六七本各巨帙細書至鄰郡清江宜春長沙同姓亦各有譜往往出以相示參較上世率不相合皆無一本略同者此不可曉也安得遍與諸家借聚與民先細訂之乎姑識此以俟他日

書葉監酒慶元封事

霍氏權震天下而茂陵徐生請以時制抑毋使至亡元載當國舉朝屏息不敢言而晉州男子郇拔葦席丐道

途願言三十事徐於霍郇於元貴賤戚疏何啻萬倍而

捐一旦之命蹈不測之禍指切言之雖不見聽而二家

既敗之後其言得存於信史猶足以表跡賊中之有人

也今觀葉公洪慶元封事其忠憤明切又遠出二人之

上是時趙丞相死朱文公諸賢盡斥公紹興酒官也封

事侃胄敢諷臺諫殺宰相斥忠賢以私人爲統帥遍布

中外今既弄權後當弄兵必有董卓桓温之禍而請上

親有道之士考古今講政理勿於深宮以嬉戲怠詩書

然後强主威去私黨自同時諸賢所言雖文公亦何以復加書入侂冑大怒即有削籍編置建昌之命他日建昌徙贑迫以峻限蓋將斃之於道其不死者天也嘉定更有旨叙復告詞甚美而公止調雩都丞以死諸公亦無為力言之者未知國史復存其姓名如徐郇否乎公家撫之城中予遊撫道過屬邑崇仁見道旁有小屋封閉其印文曰歐陽秘閣徘徊久之問逆旅主人對曰建炎上書乞誅國賊諱澈之别業也乃今又得公於城中

撫固多表表鉅人至於歐以諸生葉以監酒二忠相望於七十年間嗚呼盛哉顏魯公昔為州刺史州人奉烝嘗至今歐葉固已聞風興起繼歐葉者尚世有人

跋陸象山包克堂遺墨

今年春後林先生第一書道盱江吳君聖可來見聖可大父顯仲公師象山而友克堂者也二先生翰墨具在讀之凜然得此老之為人然象山於其少壯時喜其淳厚質直教以依本分三字歷舉孔門忠信等語戒之不

必務外以失其本心而克堂於其老也見其語不凡刻時覩化告别好友如期而逝爲作墓誌標以異人之號本分之與異微似相反予思之異日未得其說聖可令予書數字於諸公跋之後不敢輕也一夕展開中宵忽若有悟曰所謂異人亦無他正好驗此老所得於本分中耳大率人於死生之變有能精明不亂必其平生一依本分無愧於爲人本分也者如子止於孝父止於慈之類人道之正也曾子易簀之言曰吾何求哉吾得正

而髮焉斯已矣平生得正至此更無分毫欠少不滿之處故於垂絶而自幸焉康節邵子病草對程子亦有觀化一巡之語其將逝也大書詩曰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邵子千古人豪然細讀擊壤集中每見兢兢敬畏修省之意更在從容閒適之表此其浩然無愧以生以死豈一朝一夕之積哉充本分之極至於邵子至於曾子臨終皆如此亦無得不謂之異人非奇怪變幻之謂蓋舉世昏冥醉生夢死之中得見如此人絶少耳本分

至於爲大聖負手曳杖逍遥於門既歌而入當户而坐告門人以夢奠寢七日而没此一時也不本分至於爲大愚咿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僞死見真性亦此一時也生死正自常理非謂所學至此作奇特受用第人要其終此時最可以驗人之平生嗚呼吴公得象山片言真能作本分人若其出入佛老要是有見之後玲瓏通透無所凝滞於彼説爾徹底依本分三字乃本領之大者聖可家有世學里有父師嗜

學不厭取友四方予因其來增此聞見可謂幸矣歸過後林先生願以予言質之宏齋包先生天下大老舉世宗師而聖可以先世師友之好日從之遊若侍大席舉此就正而復以可否告我又幸之甚也別教三年不敢以書瀆故私有望於聖可廬陵後學歐陽某敬書

跋包宏齋贈周載仲詩

疇昔之夜予夢周君載仲若相遇於道者既揖即勞之曰載仲久别地下無苦君平生一卷書今當得力載仲

慘然曰辛甚得力但分畧虧予曰仍舊秀才有何不可君領予說然似以予知其已死欲相避也道旁有一空屋無人居疾趨隱於門內予已去數步回首呼曰載仲君以幽明殊趣不肯久即我乎雖然予豈敢不别即望門長揖使之闔之而後去次日嘗以告君之邑人聶吉甫今未旬而君之子岐孫丈子來訪嗟夫豈丈子作意訪我而君䰟䰟先之乎丈子純實無華謹重有畏君爲有後矣袖出君所得宏齋先生包公所贈君名孫二本

詩墨跡如新君之遺後人與包公之所期望皆甚悠遠也丈子謹守父書之外生理蕭然嗟乎世以不仁致富禍其子孫或衰殘或絶滅或雖保而造物陰陽其姓者固多矣而天之未定赫奕光寵真足以累世者亦豈無之清修之士一介不妄取身存而食幷日出易衣身殁而後人無措足之地或重不幸而無子亦往往而是若曰積之於身其後必昌蓋有時而不然也然君子知所自信終不以彼易此或告之者曰爾曷不隨俗爲惡爲

惡則能兼人所有以為爾資朝為之暮立效飽暖豐餘字育繁多瞋目而無後憂君子亦曰此亦食異類之食滋異類之種而已豈願以身與子孫舍人而趨異類哉故雖厄窮困苦子孫幼稚啼饑號寒終不以可憐之色動少悔之心而又何赫奕光寵之羨文子其益思爾父之訓仰前輩之風他日二本者知學有立雖三世一貧可也況消息相代未必常如今日之所觀乎

巽齋文集卷十九

巽齋文集卷二十

宋　歐陽守道　撰

跋

習子善達齋

子貢初年貨殖夫子惜之見於論語者一言爾游於諸侯所至國君分庭抗禮是厚誣也夫子夢奠之前子貢無非從游之日晚年所造絶異未聞性與天道所聞何語第觀形容夫子之辭至於一再皆非他人所及與築

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之時其篤信實見何如哉孔門高弟如此幾人結駟連騎抗禮國君稍有識者之所耻也謂子貢爲之乎去聖門逺學者惟有取信於論語孟子諸書今論孟諸書不言此事但見子貢信行每可敬慕吾不信論孟而復誰信也子貢實先貧而後富先儒之言甚審葢不先貧則無由有貨殖之事然貧富之間子貢有以處之矣曰貧而無謟富而無驕夫子許之又進之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味子貢之語固

與夫子有間然原其用意豈非病夫貧之不能無資於人不若蓄意治生之得以自足乎及可以自足則又未嘗挾之以自多此無謟無驕子貢蓋已能也即無謟二字足以見初年貨殖之非得已即無驕二字又足以見結駟連騎抗禮國君之大不然矣此語蓋出戰國策士借子貢以譽已而世儒信之使流傳至今學者不察將謂聖門高弟親炙夫子猶如此他人何議焉此而不刋其爲後學之病甚大達齋習君子善自記名齋之意大

槩謂理義有至樂而外物榮華無足以動其心讀之灑然足以知君所存諸公書具亟稱之而予以夙昔交游之末亦荷不鄙而惠教焉予之朽闇何足以追達齋之見地第世儒所傳子貢之事切嘗疑之非特疑之直深病之久矣兹因達齋記文之所及輒舉子貢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之問以證焉惟達齋胸中一無外慕之惑而研索義理既深得其趣矣則子貢受誣於世儒者達齋宜不必信夫達齋幸不予鄙而惠教之切磋之義亦予

之不敢廢也

劉紹佑千文跋

隸書始秦李斯趙高胡母敬三人通作二十張漢興閭里書師權爲五十有五每六十字爲一章計字三千三百小學始於識字然必音韻諧協文義可通始便誦習是三千三百字雖不見於今然觀其有章可分則必有音韻文義者也梁周興嗣拾斷碑製千文行於世將千載彼所謂三千三百字非此類與吾州名進士劉君紹

佑續興嗣文其數如之而文義非興嗣所及矣君以摹本遺予予讀而善之曰君於興嗣之文爲續則揚雄訓纂之廣史篇也興嗣之文已用者不再用而措辭奇古𡙇出尋常則司馬相如之凡將無復字也若夫假字爲訓而天文地理人事之端往古來今廢興得失之迹納鉅於細該繁於約使幼學者口誦心惟預爲方來大學之地此則致堂先生胡公叙古之本意豈相雄興嗣輩區區於字學者哉而君之自叙乃以爲戎帳户版勾稽

記識之助若自小其書者或者疑之抑不知書契本以代結繩君此言蓋原上古造書之本意云

題賴淵甫復齋

復之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謂復可以見天地之心非謂復為天地之心也二氣之有消長也是俯仰之暫呼吸之間也天地之心無方無體無始無終彼一消一長乃形而下者也然就其會而觀之則天地之心已無隱於我矣以復之所可見逆未復之所不可見者不可

固不可見也然則天地之心何謂也曰聖人於易謂可見而已未及明言之也中庸則明言之爲物不二者也焉有所倚者也晝夜之道也死生之說也鬼神之情狀也其然也有所以然者也所以然者無晝與夜無死無生也無鬼與神也而晝夜死生鬼神則不能自已也不能自已是亦可見也已嗚呼是豈不卓然而在目前也哉予怪夫世之言復者不思聖人所謂而遽曰天地之心復矣則是謂天地之心囿於二氣消長間也而可乎

萬安蕭君來言賴君淵甫以復名齋且曰賴君有得於復與他人不同予不能詰也意者有合於予之說乎因蕭君還書以諗之

題危恕齋佩觿録後

恕齋危先生佩觿録其子弟門人抄先生平日諸經釋疑也禮子事父母左佩小觿右佩大觿觿解結之具也其狀如錐以象骨爲之取其堅强而不折滑澤而不滯常佩於身備適用也絲縷纓帶之結以觿解經學理義

之疑以恕齋此録解故曰佩觿録詩不云乎我心苑結
易解也心結不易解也士學於先聖之遺經或本末瞀
亂或經緯錯雜蓋去聖既遠理固應爾無以通之此心
之結當如何聖門之教人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憤悱
之時結亦極矣然後聖人以一言啓發之聖人非靳於
啓發也人不憤悱則其去滯求通之意不亟故聖人俟
其至此而啓之而發之此爲學者解結之道然世之學
者或無結之可解意者資禀髙明而寘與理會耶抑學

之不能問之不知思之不得辨之不明古人弗措而後人措之耶措之則無可言者如弗措也則先聖誨人亢條分縷析於先聖遺經之下者何莫非為我設柬之不觀如有觿而不佩亦無如之何也已諸老曰近恕齋先生幸以夙學為此邦後進宗師是編之傳惟當與學問思辨不能不知不得不明弗措者共之伏讀之餘竊自太息而書其末

題易象本旨後

劉君定子以所著易象本旨惠教予既録而藏之又欲取其間所疑槩之予心而未盡安者告定子以析衷一是之論然而未之敢也微以言卜定子可否而定子慨然曰予以是書來豈欲執事謾不加省而稱善哉有先儒之訓予不當輒出臆見然而恃先儒之訓而不及求諸心則是名尊先儒而實濟婾也故是編之作雖不敢保其不畔而幽思窮探以得之又惟人之常情思而有得則必喜喜則見其得而不見其失此非獨予病之將

先儒亦病之故先儒晚歲之書比之初本幾於竄易且盡者蓋不肯以一日之見自安也子實有志於學先儒之學而幸于精力之方强子宜有以語我噫甚矣予何敢疑焉而不告凡子欲質者數事且如别録抑學者之於易非徒玩其辭而已也自强不息已當自强不息也厚德載物已當厚德載物也充此類則一象無不爲已設又暢而通之則豈特一象一義也窮天下萬理無不在易焉亦無不在我焉象固未有盡也易固公天下萬世

之書然我輩讀之當見古先聖人如特爲巳作者定子於此將終身焉予之不敏豈徒愧定子之著書而已哉他日當見定子以易周旋爲易所謂君子使予有所企望而常不及也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學聚問辨而能優游涵養則有以居之而不失是之謂寛既而體之於身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備於我而無可違者所謂仁也學至此則易之全體也而象可以忘矣定子將别書其語於卷末而歸之噫子誠有意

恨予相去之逺而不得日相見也

題劉定子隂符經

右隂符經三篇友人劉君定子疑有錯簡易處置三而爲之傳周衰道術裂人各爲書正言者或駁不純此書獨用反言而合於正卒莫知何人作也程子謂非商末則周末以愚觀之商自帝乙前多賢君亂獨受耳先王之道未散下無特爲書者周末文敝百家競出雖大道既隱而實各有所聞邵子專指此爲戰國時書宜可信

然非戰國嘗爲人用者也意者山林之士之作與亦大奇矣以性命微言如此而君子固窮小人輕命同乎一得末又以其道言兵此乍讀者所未喻也然余觀孟子養浩然之氣以爲孟子而孟施舍之無懼北宮黝之必勝亦一養勇也是非固窮輕命之分而其流遂爲强兵戰勝之術與蓋惟至靜爲能至勇所養深厚則其發迅烈顧養不同而發亦異耳此書本出於儒者之學其精深之旨定于往往得之愚獨爲此說以補其一然亦作

此書者之大意也

題郭從禮雙清軒

客有談萬安郭從禮扁軒曰雙清者莫知其所以扁之意或曰詩有心迹云者其所取也余曰不然天地至清之氣常在至静中是軒虚敞前有佳植逍遥其間可以永日視世間汩没塵濁之紛紛何啻已在隔風雨地位也清在軒不在心迹且迹即心也安有心清而迹溷者乎客曰軒名何取於雙余曰子不見六一傳乎以一人

對五一之謂六主人而稱斯軒是雙清也客曰然請書以遺之於是乎書

題易君竹所

物各有所飛物有集所中澤鴻所也潛物有潛所池魚所也鴻不中澤而鳴嗷嗷魚不池而校人之腹則非其所植物各有所故前史有竹所今南林易君好竹以竹所扁其所夫竹以幽爲所故宜乎深崖僻谷以潔爲所故宜乎清泉白石紈綺粱膏之子德不足以媚竹而亦

竹之好邀而植之其庭竹色悴焉失所也嗚呼竹與人與人非竹俗竹非人辱夫惟幽者潔者而后可與宜斯竹吾於易君爰歌淇澳

## 跋介軒記後

東萊吕元來訪言曰予不幸幼而孤今壯矣先子之書在笥不忍讀也而先子以介名其軒目擊而心思焉觀志與行不在兹乎君盍一言以發明予先子之志行余曰介堅也故甲謂之介取其捍拒彼不得入此也又分

也故介加田爲疆界之界取其別異彼不得混此也辨是非謹向背介之爲義君子有取焉凡有取乎介者其人必可覩也徂徠石先生名介質肅唐公亦名介鄭公俠字介夫觀其名若字而知其人矣半山老人字介甫視公相猶布衣於我無加也夫其名字取此則持身制行亦必朝夕思焉以求無愧此前輩諸賢所以誠異乎流俗也子之先君以介名軒想其平生必有得力處矣然則是軒也子一字之家訓也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

其志意思其所嗜思其所樂子無亦見子之先君子於軒乎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 跋趙武德墓誌銘後

漕貢進士趙君某以其祖武德公墓誌銘示某而言曰此相國周文忠所撰也真蹟逸亡久矣比年乃訪得之某伏讀至武德公曽祖馮翊侯之諱忽憶馮翊侯之配夫人郭氏墓誌銘乃吾家文忠嘉祐間奉勅所撰而真蹟副墨皆不可復見矣惟本幸存遂書以遺之嗚呼神

明胄系何千萬年兩文忠之文與國無極洞巖在目西京天遠獨不能不爲之感歎南北久離將合中原迅掃有期孝子忠臣同一企望也拱辰之才之大蓋非特馬少游所謂守墳墓稱鄉里者公侯必復其始尚懋勉之

跋東坡贊孔北海真蹟

東坡先生贊孔北海曰文舉在天雖亡不死它日舉北海論盛孝章事曰北海孝章猶在而向讖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先生尚友北海顧於千載之下數意其精神

之存亡蓋先生學力死生禍福一不以動其心則其於世間不壊不滅之蹟自有深信其必然者先生於古人稱北海人中龍於今人稱張樂全龍章鳳姿而以樂全爲庶幾北海至論死生之際亦曰公之所謂我不敢知乘雲馭風與汗漫期此等語所謂達者信之衆人疑焉者其碑潮州韓文公廟意殆相發與清江孔漢叔示予所藏賛真蹟敬書其後

張南軒回周益公書

無喻近世學者狥名忘實之病此實區區之所憂者但因學者狥名亡實而遂謂此學不必講大似因噎廢食耳後世盜儒之名為害者多矣因夫盜儒之多遂謂儒之不可為可乎熈寧以來人材頓衰於前正以王介甫作壞之故介甫之學乃是祖虛無害實用者伊洛諸君子葢欲深究所弊也所謂聖人誨人有先後學者進德有次第此言誠是然所謂先後次第須要講明辟如適遠豈可不知路之所從出不然只是冥行而已至如所

謂不可以聖賢自期者則非所聞大抵學者當以聖賢爲凖而所進則當循其序耳亦如致遠者以漸而致也若志不先立即爲自棄尚何所進哉

右此書南軒先生答益公也其説大切於今學者有講貫有體認講貫貴融會體認貴親切學不可以作此身分上事則雖矻矻終身何爲乎李君嘗同余學時文技耳先學舉學余不能知固無以發李君也君示余以此書予何言之有然余却喜此書平實簡切而今之談理

學者玆昧昧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知此一語行此一語是之謂實不自欺則進於誠静時黙思我所知者幾何而能行者幾何今之士人接物差少且從家庭推之從父母兄弟夫婦長幼上件件黙對以及於宗族朋友鄉黨凡吾平日所行處能與所知者不畔否如未也則兢兢翼翼必求於如所知而後已是之謂不自欺不然雖親見孔孟曰接程周不能為我益也益公

蓋為此慮南軒又不可謂此學不必講而發明之蓋當時狥名之士已起人厭矣所謂王介甫壞熈寧以來人才原於祖虛無害實用此是指它本原之差介甫居家時事親孝與諸弟睦清修博學自非今世狥名之比但究本原之病終在與人主便說堯舜與公卿便說周孔少間所為件件變了所與親者却是虛浮淺躁之士同時司馬溫公却件件是實與它竟是相反左丞相蒲宗孟嘗對劉裕陵以今朝廷人才大半為司馬公壞裕正

色視之曰卿乃不喜司馬某邪不論他事只如辭樞密一節他人則不肯矣温公實行裕陵深知之人才之壞原於介甫而宗孟以爲壞於温公又蘇東坡議學校科舉狀亦言西晋與大歷之事至謂性命以爲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誕其病在學老莊之書坡公上數語亦有過當然此病乃正是南軒論介甫意也此書謂伊洛諸君子欲深究此弊請省諸君子所以救弊者何在諸君子即不教人作一場話說君叔此書且併以愚語更就

有道而問焉若欲從事茲學只恐在不自欺上看

跋謝簿與張子復議荒政

明道先生於主上元簿時偶攝邑事值陂塘大決亟發民塞之謂若請於府於漕司往復須月餘則苗槁矣故不復以是請是歲大熟伊川先生書此事而附先生語於後曰一命之士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令臨川謝公力贊吾州前守史文忠公荒政則主永新縣簿時也公已爲天子近臣直聲聞天下吾州人談荒政時事必

曰謝主簿云意同時為郡屬吏幾人也去之二十四五年能令人記憶如謝主簿者無幾官豈有小大哉公之心即明道先生之心明道先生救民食於未艱之先而公救民命於乏食之後艱易不同而二人之心則一淳祐乙巳初夏讀與吾里張子復議荒政敬書此於後

題張湯卿心醉詩軸

東坡賦濁醪有妙理云嘗因既醉之適方適此心之正得醉於酒又如此況得醉經邪張君以心醉名堂敢奉

二語以語

曾雲巢與曾智甫往來書翰跋

曾大智甫與其宗雲巢先生爲友學士侍郎公亦布衣之舊大小阮往來書尺編成巨軸出以示某雲巢年八十時筆法與往年無二前輩之敬見於寫字字占人壽理信有之學士往往在學舍及礽筮時書智甫珍襲之暨貴顯名益大書宜亦可寶而軸中乃無有意者以其名既隆特欲小跡書問雖得書亦不欲示人耳是以可

觀智甫友道之一二云

## 釣雪圖䟦

雲坡李君釣雪好事者畫爲圖見其釣不見其得魚也以示歐陽某某謂君曰有飲食之害者饑則無所擇寒魚能無饑乎然且垂釣久之而不可得人不以饑寒動其心誰得而餌之且魚惟不受餌故得免於刀几不然一餌之飽幾何身亦飽餌者之腹矣君不受世之餌而釣之於寂寞之濵魚亦不受君之餌而潛之於淵君毋

釣之焉此魚蓋化於君者乃爲之歌以寫圖外之意歌曰上天同雲兮雨雪其霏之子于釣兮在水之湄魚潛於淵兮不可求思泌之洋洋兮可以樂饑歌畢還其圖

尹希聖詩集後

禾川張誨翁娶鄱人尹希聖之子於是希聖亡矣誨翁得婦翁詩槀閒以示余而自作三詩見遺字句無塵能使人讀是宜爲希聖壻矣誨翁甚珍婦翁之詩將求叙於當家子非其人而得寓目況不能道希聖之詩之美

則告於誨翁曰子年少子婦翁故稾姑藏之覩子氣貌知子之警穎異常人數倍也憶予如子年時舉業纔識畦逕先子矜令讀詩書不許輙作文字去今二十餘年猶嘸所得予之不敏如是予豈有子之質邪以子之質而學聖賢之學沛然孰能禦之若夫游息餘閒吟咏情性詩固不能不作然不必如子婦翁之多也子婦翁之詩寶玩也余所進於子布帛菽粟也子能信予言乎夫李漢集韓文公之文而其文亦韓子黄勉齋跋朱文公

之書而黄之道亦朱子請擇於斯二者

巽齋文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巽齋文集卷二十一至二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胡宗高

巽齋文集卷二十一　　宋　歐陽守道　撰

## 跋

### 題李希聖詩卷

乙卯孟夏久晴新雨余小圃在舍後課僮鋤菜鄰人報客在門急出齋肅碧野李君希聖也僮折牆角枯橘枝後予出及泉煑茶希聖取別後詩卷共余讀僮若反於圃者余送客終予鋤則僮不知所之矣余圃有常課是

日以詩廢次日某君訪其晚某君訪皆論詩如希聖予僮每幸予之有客也輒舍鋤以嬉予責僮僮曰主翁讀客詩充然有飽色此去日對佳詩雖終歲無事於圃不亦可乎余熟視僮久之無以罪也與之叩鋤而歌歌曰出有客兮入有圃客吟風兮我鋤雨客之懷兮湖海我竭力兮愛此寸土客瓢天漿兮粻瓊靡我擷我蔬兮不能足我客塵兮客厭去終老此圃兮與而侶他日希聖索予書詩卷就以遺之

書崇岳集

岳忠武王之死孰殺之金人不能殺王於戰能殺王於獄蓋自遣檜來相而金人之命行乎江南矣其所欲殺豈獨一岳王檜方次第掃除以報而藝祖在天丕降罪疾殛之然後三四忠賢幸免中國再有生氣王不幸最先死死且孥哀哉崇岳集者陳君華叔之所集而間以已作率悼王也君若生同王時若不偕王北向則雖與王俱執亦甘心焉張睢陽死得李瀚首作傳白其心事

於百世許遠南霽雲身後之誣繼得韓退之明之文之不可以已也如是華叔之作雖在王心迹既白之後觀其悲感慨歎不能自已有以見其慕尚君家犬豕寧當以檜黨骨飼之哉予㓜與華叔同課試藝見此集嘉其心故為之書

書曾樽齋過六一祠堂詩

吾家六一翁生於綿長於隨鄉貢後貫開封仕官於朝於京洛淮楚三河老於潁甍㙺於開封鄭夫人以崇公

歸塋公方幼蓋未能歷知先世丘壠至鄭夫人歸塋公
年五十矣塋已即行晚年請守洪州為上冡計不獲命
其在北方嘗有書寄所謂十四弟者令以時照管墳墓
附錢數百緡與省守之家今書見集中若回陂等處公
之三世祖妣今閑馬鬣如故然雍門周之悲豈能盡免
獨瀧岡有阡表在見敬於邦人如陳君暐者蓋累世下
馬於董相陵也陳君賢矣哉君出示曾樽齋過祠下之
詩樽齋後繼作者衆而樽齋意在言外特可感嗚呼茲

事洪容齋嘗極歎之外坐念馬少游平生語益以悽然

書充泉銘後

山土石而已矣含滋蓄潤出雲為雨天地之生意在焉不如是土燥石枯而山亦圮矣山土石而已乎山有泉山之脈也生意流行莫著於此如人之脈流行一身切脈者能切於可見之處而已指所切之處以言脈而曰脈專在是不可也劉君瑩中取孟子四端之充如泉始達之云扁肄習之所曰充泉夫人於泉也偶見其已出

者耳生意在山曾謂是一句者無亦因其所出而思之則行乎土石之中可雲可雨者皆兹泉之體也人心四端之發泉也亦偶可見者耳孟子教人以充充之之極豈有加益於吾之本然者亦曰是中所有不可限量吾幸因所發而知之當使達於外者宏肆直遂而無窒礙壅底可也見泉於一句曰不浚則流不長見仁義禮智於四端曰不充則用不大可謂能用其力矣若未見吾心本體之大全則夫源源而不窮者彼且以所充為何

從而來也瑩中有志為己之學朝夕思所謂充者而古心江先生為銘以詔之既首言全體之大矣瑩中并以子言思之則極其所充無一由外得者天之與我豈不至足無欠也哉是銘偶非先生親筆瑩中以予嘗辱受教於先生也俾書其副因薦所聞

書朱文公與趙忠定公帖

西漢盛時吏稱奉法循理為漢吏非奉法之難而奉法循理之難蓋漢法容有不近人情者在奉行者以理揆

度之也本朝非漢比列聖忠厚法之外乎理者蓋鮮如朱文公所告趙忠定公數事法非不詳也故殺子孫者因喪嫁娶者喪葬踰制者夜聚曉散者各有明禁忠定之賢奉法有餘而循理在其中矣文公猶件列以告何哉意前此帥閫者坐視頹俗廢法以為寛是以流弊日甚忠定政教未遽孚也文公所告無一字出法之外於以見列聖立法之心即所謂理而文公窮理之學制而用之則皆法矣學仕非二事理法非二物法吏不知學

固不足道學士大夫不讀法亦豈可哉槎溪張樸夫出此帖相示殊有感乎我心

題重刊四書後

夫子沒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揆之於今士不見朱子四書殆不名士何遺言顯晦久遠相遼絶朱子在時以所學進講明天子繼作益尊其書以惠萬世其視闕里之教存不達於時王沒重厄於戰國秦者所遇故殊矣抑余嘗謂東漢太學門之石經後周國子監之

九經板雖事出衰季而有功於斯文甚大使前世早有之何至編殘簡斷而諸儒傳授如彼其勞也四書摹本富矣今吾廬陵胡繼宗又手自校正而刻之字畫甚精嗚呼安得此於秦漢間哉

題吳畏齋家集

余友蒙泉吳君伯雨嘗為余言本朝立任子法可謂待士大夫之厚然限以定格厚之中乃有薄焉庸庸之人仕至某官無不可任子者或數世皆庸庸而任子不絕

甚者雖有罪亦如之計其自先世以至於今受禄無筭蓋有元勲盛德之家所未能及者矣而元勲盛德之家不幸易世之後受恩澤者仕偶不顯禄以中絶則遂為布衣或以流落阨窮國家豈忍薄於此反厚於彼哉則限以定格之過也謂宜有以變通之格雖當任而世次相承原無勲德者與嘗有罪者勿復任不然則亦為之限父既以格任子子不復任孫惟受任之後能自奮立乃聽復任若其世有勲德其後仕偶不顯禄以中絶者

朝廷常與檢舉官其後一人世祿之遠近必以勲德之輕重為算彼有所損此有所增入仕之數不溢稱物之施適宜則觀沮兩得矣今觀畏齋先生吳公之後祿已中絶而朝廷又官之此為愜於人心嗟夫儻遂為定法而一出於公道其與汎汎畀之於按格者豈不甚遠矣哉

## 題醴陵李氏族譜

生乎今之世而欲上考世系於厥初生民以來未有得

其真者也李姓至唐高祖而為帝王當唐之初知氏族儒臣攷古叙升降貴賤甚詳然卒莫能究國姓之所自出故信指李為姓之説則嘗尊老子為玄元皇帝矣信易理為李之説則又尊臯陶為德明皇帝矣兩無的據莫可信也而又沿婁劉之繆以國姓與人或既與而復奪之夫一姓至於常有帝王則推攷上世謂宜精實今既不然而又自亂之則何以復見别生分類之舊哉醴陵萊山李君萬全示余李氏族譜讀其篇端謂李不出

隴西之最先曰崇曰璣二人皆曇之子而曇則老子後嘗為

秦御史大夫者也曇生四子伯為崇仲為璣而戰國至

秦獨書其顯者曰趙大將軍牧牧為璣之子其攷訂亦

勞矣然余猶疑之御史大夫者秦既有天下之官制而

牧之行事在秦未幷六國之先以此譜世次攷之曇為

祖牧為孫孫顯於六國尚存之前而祖仕於秦既幷天

下之後何也又況戰國之時李氏之著者自牧以外甚

多有理有信有齊皆見於趙或魏又有自周洛陽客於

泰者曰斯大槩時之先後不甚逺豈皆得為老子之後耶葢嘗思其故自唐有天下尊老子等之天帝故李姓一欲其出於此然不思漢太史公嘗傳老子録其世次至漢景帝時已嘗與其六七世孫游其人能言老子事亦安有所謂天帝之説至於虓以老子上祖臯陶則尤不可攷春秋時臯陶後有國見滅於楚國微而姓不著此於老子何與耶然則是譜之作意者必襲唐以來之所攷訂不然何其決然祖老子也故曰生乎今之世而

欲上考世系於厥初生民以來未有得其真者也然則為粜山李氏子孫者宜何攷曰余觀君之世自君以上推其可知之祖名字第行卒塟已十有六世十有六世者君家之的知而決不誣者也歿者慎終追逺存者嚴廟祀保墳墓親親以睦正倫理篤恩義姑斷自此以下而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則亦已矣自此以上弗可復知君其如之何

右書於長沙城中之寓館時筆墨之外無書可檢

記憶史傳亦未能自保其無誤也

題孔氏家傳

孔公諱宗旦為邕州司户知儂智高必反以告州守陳拱手書面請累十餘次拱曰司户狂耶智高反南方數千萬人死拱降賊死孔公罵賊不降亦死其初拱之自待與待公但分狂與不狂耳由今觀之狂者乃并坐不狂者受禍哀哉不知世所謂不狂者其面目果何等想見神氣絶癡罣無思慮多寢飽食視聽昏而肉甚豐也

以狂受罵於斯人者世豈易得哉然前古事如孔公比亦甚衆余欲援一二書孔公家傳後輒歎息遂巳邕州有狂司户東京亦曾有狂留守狂司户見罵於陳拱狂留守見罵於黄潛善如此狂者原非恙病寶祐甲寅秋七月十有九日廬陵歐陽某寓長沙城中燭下書以遺公之孫夢髙

題吴建翁詩卷

嗟乎此吾鄉畏友吴建翁之詩而朱墨其間荆溪先生

之筆也粲粲乎班班乎月下雲影煙際山光春江桃浪秋空雁行吾慶子之遭也子之詩曰昌子之聲曰颺先生為歐陽子為蘇先生為蘇子為秦黄與陳張嗟乎前哲日遠此意淪亡蓋夫世之大人君王常與吾黨後進為春陽遇其生氣何山不蒼何林不芳其不然者乃與世間美才為霜遇其殺氣何木不傷何草不黄其心之廣狹即氣之生殺其大者乃關係人才世道而豈論乎一技之文章吾將與子誦菁莪詩升先生之堂而慷慨

極論夫後元之絳章武之葛天寶之李正觀之房子謂吾言其過矣夫抑動心來日相與仰天宇而俯八荒也

寶祐元年九月癸卯

跋續後漢書

晦齋先生蕭季韶諱常吾州耆儒也作續後漢書以正陳壽志三國之失丞相益國周文忠公為之序余從其孫梁孫得讀之録本藏之家他日以告史君豐城李侯義山侯曰蜀傳獻帝為曹氏所弑昭烈遽稱大號實不

然也久之亦知獻帝之亡恙矣大號可久居乎吾嘗謂昭烈君臣不滿於子何如余曰春秋之法失國之君生名之國君卒而后名曰某國某侯卒今生而名責其不死社稷雖生猶死也國者先君之國為先君守之守之不可則繼以死彼獻帝者以天下之共主一日而帝魏甘心焉即其奉璽綬歸孽丕之日不死猶死矣春秋一年不二君亦不曠年無君建安庚子之冬漢天子位為丕所簒次年四月昭烈始稱大號於漢中葢已曠數月

矣然則以昭烈之元上接建安末歲為正統何疑於獻帝之猶存乎蕭氏書法與朱公通鑑綱目合綱目於建興十二年書魏山陽公卒若曰獻帝至此特魏之山陽公魏有山陽公而漢無獻帝也蕭氏作書時通鑑綱目未出可觀我心所同然矣李侯因欲刊其書於郡齋會去不果今西昌陳君次公取而刊之潭州州學上距書成之歲蓋甲子一周矣其得不泯於世可不謂幸哉陳君以斯文為已任而梁孫之力貧篤學保有手澤以待

今日晦齋為不亡矣梁孫命某書其後乃書前之復李侯者遺之

題姚雪蓬答張子學問

張子學與姚雪蓬問答一卷甲寅歲以示余當問答時歲在壬寅子學纔年二十有三問端精密皆未易答者而正蒙中語居多雪蓬一一為剖析皆可敬哉今相去十有三年子學歉然又於我乎問予無雪蓬之見無用以問予為也然予平日用意與子學不同予觀天下之

理每於其粲然者孔孟之學粲然者也禹治河以入中國者為始後世謂河出崑崙果出崐崘吾亦謂入中國者即其出崐崘者矣子學更思之

題懷芳小草後

蘇子美居姑蘇買水石作滄浪亭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草書短章醉墨爭為人所傳吾家六一翁銘其墓曰嗟子之中兮有韞無施文章發見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

不昭昭而永垂予友胡伯雨懐芳園亭之勝當不減滄浪而歌詩妙語天出比之子美有其奇偉而無其傷怨此四詞又得予同年劉澤民書之二美合幷宜有傳於人然二君皆不滿中壽澤民加少遺墨散落無與收拾今之知澤民書者已無幾況敢望百年天壤間伯雨之子蒙亨亟壽此於石見者初以為古帖也既見氏名始共為二君太息嗚呼予為伯雨求墓銘於荆溪吳先生先生從之發昭昭於寘寘恃有此耳亦可以悲夫

題北枝小藁

詩興吉士遇時之盛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言得氣之先也譚鳴玉況梅之北枝以名其文稿讀者謂鳴玉自遲晚遇故云予謂不然物性各有宜不必槩以先得和氣為快如梅枝正宜此耳生意在物内含蓄為滋液外發見為英華人徒以其發見者愛之遂欲窮消息之理則淺露而易不若深沈而難也一根之梅南北枝相去幾何昔人較之寒暖淺之為知梅矣暖故生意淺露寒

故生意深沈氣至而花如謝東山所謂正恐不免而何以早為哉又況梅宜瘦不宜肥宜疎不宜繁就使純乎向暖則得時之盛將與桃李競妍而失其所以為梅矣嗚玉詩文有慕高潔輕榮達意宜乎自況於北枝也然則不以梧桐朝陽望嗚玉乎曰由上之人急出人才之用言之則梧桐宜朝陽由士之自養言也則為梅足矣北枝何寒之有寶祐甲寅冬至

題蕭氏順安堂銘説後

蕭君李清扁其堂曰順安古綿文本心為之銘鄉先生危恕齋為之說君一以示余余讀之而復於君曰文以窮理盡性樂天知命為順安必也聖乎危言逆順安危之理勢余所知也請從其後贅數語夫順則安不順則危固也然順不必安有時而危雖有時而危君子視之甚安也不順不必危有時而安雖有時而安君子視之甚危也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君子順理而已若預計其所安則有擇便求利之心焉古之人蓋有信已而

不偶於俗行道而見尤於時無愧於心而反以取危其身者矣雖君子之智不自納於罟擭陷穽然所遇不齊亦末如之何也必不得已置安危於度外而惟一順於理之歸亦可以浩然矣夫安危之判不大於生死然而孔子戒求生以害仁孟子許舍生而取義苟有合於仁義則生死不足計而何安與不安之知故夫仁義者所以安之理而不必安也湯文王周公孔子吾未見其常處於安也不常處於安湯文王周公孔子猶安也人之

欲安也一起居飲食欲安一出處語默欲安欲安之心重則凡可以得安者無不為也夫可以得安者無不為則苟涉於不順者亦可為也故曰順不必安不順不必危君子見其為順則雖不必安亦趨之見其為不順則雖不必危亦舍之如此則吾心安而不眩於目矣君以此固有之理而順達之如水順流如木順升前之攖百憂多變如恕齋所為歎者不留於胸中而日入於夷猶舒肆之境意所謂順安者君既享有之矣而予猶進此語亦

將竊附於無入不自得之疏義也君意何如李清曰書之乃書於二君銘説之次

巽齋文集卷二十一

巽齋文集卷二十二　　宋　歐陽守道　撰

跋

跋吳荆溪講義

身在諸老之後心在諸老之先如此則諸老理學自我同然者出矣近年之學以目廢心曰吾見諸老之説云爾大非諸老所望於後人也愚嘗妄論講學窮理辟猶以歷步天千歲之歷一也同其大不同其細惟不能同

其細乃所以同其大也堯歴固在歴家何不按而用之然冬至日之所在後堯若干歲而已不同矣况每後而每不同乎治歴者所以歲歲推測非以異堯歴也必如是故等千歲而上之與堯歴正合不然不合夫千歲之歴均之以步天也天有常法步天而合斯堯歴合已明此理者如生堯世斯能造堯歴者也講學猶之故曰理義心之所同然也荆溪先生之講義所謂躬自推測以上合堯歴者乎某蒙誤知累年今年甫侍教於湘江之

上既受此編卒業則復於先生曰關洛之學朱文公以心斷之今人何不以文公之學關洛者學文公乎此編所謂穿鑿附和兩不可者承學切於此得先生之心矣退而附書其語於左

題方山長鄙能小藳

余在中秘時連歲考太學公試得莆田方君善夫之文皆寘前等极以為君精舉子業而已余寓舍與後村劉公隣君見先生退必過予間示予以四六等作往往體

正而意圓詞工而事富質之先生則蓋甚許可之然後愧余之知君淺也君登第而予去國君當得教授來長吾郡白鷺洲講授餘暇過予尤數又得見近作數十篇通舊作為一集題曰鄙能如歲寒三友名除辭謝之類視舊為文房四友作嘗經先生品題者愈出愈奇不知先生見此又如何其歎賞也嗟夫斯文固有師友淵源一後村先生居莆中莆士如君出入其門沾被膏馥者不知其幾先生再出掌內外制君亦游太學在鄉在國

皆得在其筆墨之側染化深矣君專以文自娱而大肆其力他日躡武前輩非君而誰予深敬之又自惜也先生嘗謂予曰吾如子年時留意文字正切子蓋勉之蓋有意於教之也而予力不足今别先生兩年見君寄壽先生致仕後詞曰但有門生來集序已無省吏催詞草而先生手啓謝君曰學廣文多筆精墨妙以歲寒之誼為晚景之榮君今年甫四十有一而先生垂八十矣一世文宗待後進若敵已然君得所依歸真如歐蘇門下

士文氣安得不日壯乎感歎之餘題其卷首

書美錦堂記後

廬陵令尹温陵謝公作美錦堂記文成以示邑人歐陽守道曰子亦知為政乎是吾心也其莊讀三過則以三隅反曰何獨邑哉天下邑之推也宋有天下百餘年歷賢相凡幾未有製此錦者也王荆公出而製之少年數輩競出敏手見製而不見錦章蔡諸人以為其伎未也割裂紛披又加工焉歷宣靖而此錦亡矣後來中興謂

之再造非前日之天下也為國家任民社誠念其初之
得之難毋以斂手自居幸全護之以付後人美錦而在
足矣人不尤爾之不製也且世所乏非斂手也古語曰
為者敗公曰予之說信遂次第其語於後

題鄧景周平反録

吾里鄧君景周為梧州簽書軍事判官而直藤州黎氏
之寃獄出三人於死經畧司為劾藤守於朝得旨鐫罷
令於邕州邊面自劾守武夫也利黎之財以招誘攻劫

之謚誣之先籍其家將殺之以滅口至是報虐以滅可謂稱矣而藤之權司理容州人李浚者獨以先斃佚邪刑然亦天殺之也李浚對君之言曰迫於郡命無可奈何嗚呼寃民至此尚有天日哉君以前後申牘示余并附見令清湘時平反孝子黄百六報父讐事二事皆卓然可書而清湘之平反易藤州之平反難藤州則與貪酷之守為敵也昔孫介夫為桂州判官經制溪峒司欲殺無辜十二人介夫鞫其獄持不可奏聞於朝皆得不

死東坡先生特書其事曰介夫仁人也不然安得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介夫贑名賢自有文集刋於郡然其姓名以此事在坡集中傳世俱不朽今之文章大家必有喜傳君事者余草具以告焉雖然君方壯年仕行其志世間寃枉待君而直者尚多他日自有青史書之如漢張釋之唐徐有功傳何但介夫名見蘇集比也君益勉之廬陵歐陽某書

題萊山書院志

醴陵李君文伯示予萊山書院志萊山其所居書院其一族子弟肄學之所也予昔知唐李長源有書院於衡山本朝李公擇有書房於廬山二公皆富於藏書既自讀蒙其教養成就不少今萊山書院為其族公之屋宇日敞田疇日闢器用日備延師取友有以為禮書籍紙筆有以供費不獨愛已之子孫而教之凡兄弟之子孫皆愛之而教之嗟乎君家始為此議者可謂仁人孝子之用心矣昔者范文正公為族置義庄今聞興起者吾

數見之矣為族立書院且養且教前乎李氏後乎李氏同時乎李氏有幾族乎余攜孫姓來長沙數過萊山之側嗟夫何當升此書院之堂觀君家子弟忠信之風而歸以語予之族之親之友之鄉哉廬陵歐陽某書

題吳荆溪點李核詩集

廬陵之士以文受知於荆溪吳先生者已仕則吳建翁未仕則李王賓而予則介乎將仕未仕之間者余之文不足言亦不敢言也昨先生問我於敬簡堂曰江西見

子文暨來嶽麓講義之外無有何也予謝曰山中常自課然必去嶽麓而後敢呈今非其時也如得弁講義不作則又幸也先生領之建翁令攝令湘潭兼以政事見矣予與建翁皆合忘言於文惟王賓思曰精筆日老時以一篇娛先生先生擊節賞歎嗟夫人皆知吳荆溪先生王賓之文何用靳出哉予年餘在此每渡湘皆值無風謂湘無險也近日舟至中流巨浪翻雪幸而獲濟予曰噫予可以無渡矣湘水之風今亦出奇於文乎夫誰

與風敵王賓示余此卷太息書其後巽齋歐陽某公權

跋玉笥山名賢題詠

余少時觀詩話見有稱吉州玉笥山者意忻然愛其名觀郡志乃無有則屬臨江軍矣不能不為此郡失此山恨里人劉君虛舟往為道士集録山房諸名賢遺墨而平園誠齋東山諸老之帖俱多想山靈亦忻然曰是固吾東家夫子贈我近年黄廬陵李三溪羅𡺸谷胡古潭徐西麓諸人賦詠又班班焉則吾郡初未失此山此山

於吾郡正自兩有情也何壤地分畫之隅哉天下名山不得名賢不重青原亦吾郡佳處好事入山者不問七祖傳曹溪法而顔魯公黄太史之遺迹是問僧曰六一公吉州人有詩文潤色此山乎曰無則相顧欿然追恨當時之無能請也玉笥雖仙境亦何可無諸公屐痕千古須此墨虛舟此録有功山中多矣虛舟名善號虛舟讀老莊書黄庭經翛然有得時時吟詩有佳思顔貌自余十六七年初識時至今一也又未知更許時當何如

其最可敬者素寡交不知山中人本色應如此耶抑為道日損損之又損此其候也間歸里必一過予予亦亦應酬中望其衣冠便凜然有塵外之想嗟乎安得移予與君泉石相近乎哉

## 題陳推官歐鄉誓心録

虞之臣皐配禹周之臣召配周皐以明刑邁種德名以聽訟見思於異世功德皆與禹周等茲事豈非代天理物一大事古先聖賢最盡心處也長樂陳俞尚友古人

立志甚宏為廬陵推幕所書擬決遺數十百秩滿出以示余曰歐鄉誓心録取六一公夷陵讀舊案時語也君此心尚友六一公矣而自皐名以來同此心也予與君言天為民立君正以此故學士大夫以性命道德文篇議論自髙而薄吏事為粗淺大非天意君聰明絶人讀劵輒數行下隱伏之情不得遁枝蔓之辭不得惑真庖丁解牛手而哀矜審克常恐失錯觀此録名見其宏誓大願如此是可以對越在天矣此邦之民多受君之賜

者然君職分有限其他究抑無告為强家大姓姦民滑胥所賊害不得到君手卒受屈於昏謬之人亦何可勝歎哉予重為吾鄉民惜君之去又念君科第高朝必以館學待君自此徑躋清華將非君志然則此誓心録之得續未知在何日何所也此又重可惜也雖然民之得受賜於我與否事不可期惟吾心在終有所施願君宏誓大願永不退轉他日縱在清高隅風雨地位常以百萬億蒼生命隮顛崖受卒苦為心惟其所至而救之令

録雖繞兩帙續續生意吾知將塞宇宙間矣封門外荼肆之鬼猶拳拳於范魯公曰願君無忘斯言嗚呼予之感慨囑君寧不切於彼鬼哉後有續録尚以寄予

題墨莊陳夫人賢慧録

右宋尚書工部員外郎贈户部尚書劉公夫人陳氏賢慧録開慶元年五月甲子得其從孫某借觀之撰者安定胡先生之父而先生書也今所傳者則長沙易山齋再書擬劉公於國朸為三司磨勘其官實工部員外郎

其贈戶部尚書而今書曰工部侍郎之孫公是先生墓誌稱皇祖以尚書郎有聲太宗時而今書曰真宗朝工部侍郎妻書者胡先生先生其居湖學時官為保寧軍節度推官今書保信軍節度推官略舉此三者不無誤字雖然是不足論也真本會當見之江西名家劉歐陽最居先皆有賢母陳夫人以墨莊教子鄭夫人以荻書教子陳夫人有墨莊故諸子之為學也易鄭夫人惟荻書故六一公長成借書於隣李氏子家是則歐陽難也

此他日六一公記事有疑所以多質於公是與六一公之自道曰吾有藏書一萬卷集古録一千卷至此則兩家相埒矣

題劉繼芳雲萍録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四方上下雲龍相從又一樣意氣也余之衰朽愧見君之英邁況此篇題名皆當世名勝余敢列其末哉君告余此行之湘中手閲湘水合瀟水曰瀟湘合蒸水曰蒸湘諸所合水輒與同名而衡山七

十二峰獨紫蓋一峰别作一向不與七十一峯同多合者如彼不合者如此君其以此山水問湘中士景定五年春正月辛丑廬陵歐陽公權奉題永新劉繼芳雲萍録

題張和伯實軒

里有二人焉其一務農重穀囷倉常滿而居無杇墁出無車蓋陶埴以為器布素以為衣所與往来者田父野人所親也問其生産累千百計其一侈然大家也居非

徒朽墁丹刻而居也出非徒車蓋名駿而御也器珍玩衣丈繡日撞鐘伐鼓歌舞以娛客問其生産亦累千百計踰數年而問之則前之累千百計者進而萬千也後之累千百計者降而不十百也又踰而問之進者愈進田父野人所親者徃來相歡如故也降者愈降前日之客散落矣務實者為内不為外為已不為人也不務實者亡而為有虚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惟學亦然吾為吾學雖有之猶不求人之知也況無之以為欺

實則新益無窮欺則素有先喪故實無多少苟志於實雖少必多欺焉反是余之所有少矣然庶幾田父野人終身相信不願重容初見敬而後見疎也高安張季德為余言其族人和伯扁其讀書之室曰實軒余知其新益之多也季德歸舉所見里二人之所為以告

鍾伯玉西園

永邑曾君允升為余言東固有賢君子曰鍾伯玉治西園於所居之偏植花卉甚富立亭館不一最勝者曰梅

亭園主人時遊息其間亦惟斯亭意最屬人於花各有嗜陶靖節嗜菊周元公嗜蓮今園主人嗜梅亦可敬也亭亭霜雪中矯矯氷玉姿高人貞士之所賞愛以此自古有和羮語世間佞舌例借此作梅好事梅可敬顧和羮也哉開此口者汲汲富貴人也梅有知當不肯興聞

余未識園主人試書此俟允升諗之

余既書梅亭數語遺曾允升以諗西園主人鍾伯玉允升曰鍾君梅亭之外所謂華蕚堂者更可道一二

語與余曰此余所樂道者按詩註意蕚承華者也華在上蕚在下物同氣一種不可相無也異此則為豆萁非同一種者乎鍾君目其堂曰華蕚堂然則有異於鍾君者請愧之曰豆萁堂

題山月亭

晉人有言自有宇宙即有此山唐人有言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山間明月非東坡老仙泛舟赤壁指與客共者邪處處青山山山明月坡仙御氣乘風

揮斥八極高秋良夜安知此老精神不在霄漢之表俯頫人世見有所謂山月亭者當復撫掌笑曰取之無禁用之不竭吾之言猶信書以遺亭主人胡君季聲

巽齋文集卷二十二